

# 实行开架式的第一步

莫斯科省圖書館方法書目部主任 B. Γ. 茲洛特尼科夫

張貼在借書處的一張布告，引起了查戈爾斯克市圖書館每個讀者的注意：

讀者同志們！

我們有 25,000 冊各類的圖書實行開架借閱了。

自由選書能夠幫助您更好地了解本館的藏書，擴大您的視野，並使您能夠很快地挑選到您所需要的任何一個問題的書籍。

圖書是按照知識部門的一定順序排列在架上的：社會政治、自然科學、技術、文藝等等。

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您選書呢？

1、分類目錄、字順目錄和專題參考卡片。

2、書目索引、活頁目錄和指南，在這上面記載了圖書館現有的圖書。

3、各種主題的圖書展覽和自由選書櫃。

4、值班館員的諮詢和輔導。

請您直接在架上選取您所需要的書籍吧。取書時請保持圖書排列的順序，而不要將它弄亂了。

如果僅僅為了查閱而取出圖書時，請將書籤放在該書原來的位臵上。請您隨時記住，如果您把順序弄亂了，就會使其他讀者感到選書的困難。

外借圖書請在值班館員那里登記。

穿過裝璜着宣傳畫和圖書展覽的廣廳，讀者就進入了借書處的房屋。在這兒，書籍代替了出納台（過去出納台幾乎成為習慣地總是擺在這里的，並且在它的旁邊常常擠滿着等待借書的讀者），眼前呈現出排列着一行行整齊圖書的書庫。讀者們在書架旁邊翻閱着、挑選着書籍，同圖書館員談着話。

查戈爾斯克市圖書館早在 1957 年初就實行了開架式。當時只允許讀者自己選擇“技術”和“自然科學”各小類的圖書，而且只限于具有很高水平和最積極的讀者，才能夠享受這種權利。

1957 年末，圖書館又組織了藝術、文學、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圖書（即 5，6，7，8 四大類）實行開架借閱。

1957 年度的圖書館工作總結証實了，個別知識部門圖書的自由選擇，促進了借書處借書數量的增

長，特別是技術和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

例如，同 1956 年比較，1957 年借書處的技术書籍的借出數量增加了 1,000 冊，自然科學書籍增加了 1,500 冊。

良好的開端鼓舞着該館同志們在 1958 年組織了全部藏書的開架借閱。

當在圖書館全體館員業務會議上討論這一問題時，曾經出現過許多顧慮。一方面，圖書館員擔心圖書的保管。因為在實行開架借閱時，必須為讀者自由選書創造便利的條件，而首先就必須撤除作為防止外人、保護藏書方式的出納台。這一點是難於解決的，何況“圖書館圖書財產保管規程”曾有嚴禁外人入庫的規定。無怪乎圖書館員們要為保管藏書而擔心了。

另一方面，借書處的工作人員習慣於同事先為出借而準備好的、範圍狹小的圖書打交道，很難習慣於在書架旁邊充當輔導員的角色，在這兒必須隨時隨地地幫助讀者熟悉圖書館入藏的形形色色的圖書。

開架借閱要求圖書館整個工作——從藏書組織到個別閱讀輔導——實行根本的改組，這一點大體上是明白的。

另外有一點也是清楚的——新方法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圖書館 1957 年的工作經驗証實了這一點），但要確定開架借閱情況下的具體工作形式，這却只能訴諸實踐，逐步地解決所產生的一切問題了。

和莫斯科省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一起，共同擬定了實行開架借閱的準備計劃，這個計劃列舉着有關組織藏書，以適當的直觀材料裝璜館舍，改組借書處工作等方面的措施。

全部準備工作預計可在上半年內完成。

首先必須從全部藏書中仔細地清理出過時的陳旧的圖書。看來，完成這部分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因為圖書館 25,000 冊的藏書都是在 1953 年補充的。況且部分藏書在過去也曾清理過。不過在三大類中還是剔除了 1,000 多冊的陳旧圖書。為了使

書架留出較空的地方，我們將復本書安置在書庫的二樓上。在第一層書庫的書架上，每種圖書至多只留下2至3冊。

要解決最合理地排列藏書的問題，這是困難得多了。

查戈爾斯克市圖書館占用着專為該館建築的，面積為500平方公尺的館舍，並擁有一個40個座位的閱覽室和一個100個座位的演講廳，兩層書庫，一個借書處和一個衣帽間。

目前，借書處的全部藏書都放在樓下的五排書架上，中間安裝着三排雙面書架，在靠牆的左右兩邊各安裝着一排單面書架。書庫的照明是人工的，窗子開在書庫出口的对面並且被書架所遮住。書架之間的通道頗為寬敞，足有一公尺寬，它能使幾個讀者同時在書架旁邊翻閱圖書，而不至于互相干擾。

借書處的藏書是按分類順序排列的，但是大類的排列順序服從於工作的方便，亦即在靠近借書的地方排列着圖書館員認為是最“通行的”那些類目的藏書。當實行開架借閱時，就不能單單考慮圖書館員的便利了。它要求這樣的排列，即當任何一個讀者來到書庫時，不用圖書館員幫助就能夠很快地找到他所關心的類目。

應該將相近的各個知識部門的書籍統一排在書架上。由於1、2、3和9四個大類的圖書排列在一起，所以幾乎占用了整個的一排書架。這樣一來，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圖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語言學和藝術方面的書籍，就都被聯合排列在個別的书架上。

除此以外，在某些書架上還另外分出了專題格架。例如，在“文藝作品”類里就有這樣一些專題格架：“我們祖國的歷史事件”、“關於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書籍”、“關於偉大衛國戰爭的書籍”，等等。

圖書館員應該特別周密地考慮到怎樣使讀者選書更方便。為此，我們重新製了書架導標，在它的上面以清晰的字跡指明該類的名稱和分類號，而且導標的兩面都寫上字，同時也估計到讀者注意的不是號碼，而是類目的名稱。

“請您自己取書”的通告是張貼在書庫入口上面的，而在對着書庫入口的書架的側面，則張貼着各個架上所排列的類目的名稱表。這種表也張貼在各層格架上。現在，一進書庫就能夠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類目了。

我館工作人員認為到此可以大体上結束開架借閱的准备工作，並在新的情況下來開始工作了。但結果圖書館員是失望了。不管通告上寫着請大家自己選書的字樣，可是讀者們仍然在出納台旁邊排着隊，大多數讀者都惶恐不安地拒絕自由進庫和選書的建議，而寧願依賴圖書館員的推荐。

顯而易見，這是受了習慣的响影。讀者一走進借書處，仍然看到擺在他面前的出納台，以及出納台前面的其他讀者，沒有察覺出書庫的變化，也沒有注意到館員身後的通告，所以還是朝着借書的老地方走去，並且排上了隊。

經過長久的爭論和猶豫之後，我們決定取消出納台。圖書館宣佈要舉行衛生日，並且請來了木匠。20分鐘之內，就將出納台撤除了。似乎這件事本身是無關重要的，但是要圖書館員摒棄多年以來站在出納台後面進行工作的習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座出納台常常掩蓋着館員對書籍了解的不深不透，藏書的雜亂無章，以及其他許多缺點。

然而撤去出納台，這竟是走向藏書開架的道路。出納台撤去後，我們就在書庫入口的右邊擺設了一張值班館員用作借書還書的桌子。

這一天，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都留在館里很久。圖書展覽的佈置和宣傳畫的地位經過好幾次的變動，檢查了架上圖書的排列是否正確，並對各種直觀材料作了批判性的評價。

早晨，讀者一進圖書館，就猶豫不決地停在書庫入口前。借書處主任請他們將要歸還的圖書交給值班圖書館員，然後讓所有讀者親自到書庫里去選借別的圖書。借書處主任還使讀者注意張貼在書架上的標詞，並給每個讀者一些精美的代書板，以便將它們放在取下來翻閱的那些書籍的原來位置上。

讀者們漸漸地擠滿了圖書館。他們把該還的書交給值班館員後，就像其他讀者一樣也都走進了書庫，並且極其高興地翻閱和挑選起圖書來。借書處主任觀察着站在書架旁邊挑選圖書的讀者們，不時地幫助每一個難於選書的讀者，並向他們推荐各類藏書中的好書。

現在，每條通道里都可以看到三、四個自己在選擇圖書的讀者。但仍有一些讀者願意由館員替他們選書。他們為了換取新書，而在值班館員的桌子旁邊等着輪到自己。

在新的、對讀者和館員來說都是不習慣的環境

下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单就撤除出纳台这一樁事情，就使圖書館員們实际感觉到为讀者服务的新旧方法之間的差別了。

几天来的实践証明，圖書館还得繼續解决一系列有关新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工作的問題。

圖書館工作人員沒有預先看到，如何利用讀者分类目录，以及它在开架借閱的情况下应该起些什么作用的問題。与这些問題有密切关系的，是讀者在选書时如何利用書目索引、活頁目录和参考卡片的問題。有一个館員認為，在新的情况下，沒有必要利用書目和目录了。他說，讀者完全可以支配圖書，在架上随心所欲地进行挑选。这样一来，圖書就可以有效地直接代替書目和目录了。其余館員們則正确地指出，由于实行了圖書开架借閱，書目在向讀者推荐圖書方面的作用更加增长了，何况一个輔導員不可能同每一个讀者都进行談話，也不可能亲自向每一个讀者介紹好書。加之，架上所排列的远非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因此，只有目录才能够向讀者提供圖書館所有各种圖書的整个概念。如果目录中所反映的圖書，当时不在其原来的位置上，那么讀者就会知道下次是有可能借到这些圖書的。

在討論改进書目資料工作問題的业务會議开过后不久，在各書架上靠近类目名称的地方出現了一些小型的圖書陈列窗。陈列窗里陈列着社会政治、自然科学、技术和文艺書籍的書目索引。这些書目資料的复本則被摆在有关类目的开头，同时在每本目录里都标记出圖書館所收藏的那些圖書。書庫入口的左边摆着分类目录，分类目录上面掛了一幅色彩鮮明的、写着“怎样使用分类目录”字样的宣传画。另外，在書架上又张贴着这样的一个标語“請利用書目索引吧！它能帮助您选择好書”。

暂时只限于这一些办法了。无疑还应该更慎重地考虑怎样使書目成为宣传圖書的有效形式和积极帮助讀者选書的工具。

圖書館員們注意到，水平不高的讀者們都很願意利用專題書架。因此，就在一个双面書架上分出几格佈置了以“迎接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苏联人民的視野”、“遊記，惊险小說，幻想小說”、“关于自然界及其規律的圖書”为題的專題書架。圖書在这些專架上如同在展覽上一样排列着——封面朝向讀者，以便引起每一个入庫讀者的注意。現在，这些專架都最受讀者的欢迎。

除了專題書架之外，圖書館也将圖書展覽、自由选書柜和其它实物宣传工具作为揭示藏書和宣传好書的手段。在書庫右边牆上佈置着“苏联和外国文艺新書”的展覽，值班館員桌子的对面佈置着“社会政治新書”的展覽。同时，圖書館还举办了以“人类怎样認識和改造世界”为总标题的有趣味的圖書展覽，这里用四个陈列窗排列着关于宗教、宇宙构造、人类起源，关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星际飞行等的通俗科学讀物。

在圖書館里經常举办关于其它现实問題的發展和张貼宣传画。讀者可以知道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有关圖書（“迎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最重要的紀念节日（“重要节日表”）和其它問題有关的圖書。現在，这些展覽已經不在玻璃窗里展出了。

圖書館准备有新的專題書架。借書处主任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念头——用紙条写上对讀者們有着重大意义的問題，并将这些紙条固定在某些書架上。例如，将写着“您知道吗？我們为什么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地球被什么东西‘支持着’？哪一个月地球离太阳最近？等等。您可以从排列在这儿的圖書中知道这些問題”这类字样的紙条，固定在“天文学”这一类的書架上。

同样，在其余类目的書架上也写有重要的問題。在許多情况下，問題可以直接写在新的書架导标上，这些新导标是用来代替旧的标准式的書架导标的。新导标的大小要适合于每格書架的高度，使它上面的标詞能写得更大和更清楚些。

十月初，我們来到了查戈尔斯克市圖書館。跟夏季比較起来，讀者人数大大增加了。在我們到达圖書館的那一天，就有150个讀者来到館里借書，这还不包括閱覽室的讀者在內。除了三、四个讀者（第一次到館的八年級学生）和两个少先隊員以外，所有在这一天到館的讀者都是自己选择書籍的。

我們看到，在書架旁边高兴地翻閱書籍的26岁的摩托工人E·庫波羅索夫，他选中了Д·巴克拉节所著的“英雄的鮮血”和H·楚柯夫斯基所著的“战争与时代”，工程主任C·И·費里德曼在書架旁边和館員交談后，就选借了“美洲人眼中之美国”一書。職員H·П·高尔巴托夫在專題書架上一下子就选中了三本書：Д·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П·尼基琴娜的“在峽湾之国”和Ю·阿列克山德羅娃

的“庫吉亞洛夫軋鋼機”。讀者 K·米哈依洛夫把上次借的一本“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還給值班館員後，很有把握地走向放着列寧著作的書架，查閱第四版全集的總索引並請求借給他列寧的著作“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

但是我們也同樣看到，有一個讀者——工藝學校的學生 B·格魯霍符采夫（圖書館員未曾注意到他）長時間地徘徊在書架之間的通道里，不知道選借什麼書好。最後他猶豫不決地要求值班館員借給他一本別的讀者不需要而留在桌子上的 H·楚科夫斯基寫的小說“波羅的海的天空”。他離開圖書館時，顯然是不滿意的。在這一天還有幾個這樣的讀者。

十分明顯，圖書館員們還不善于在新的讀者服務方式的情況下按照新的辦法來組織個別的閱讀輔導。如果說，過去借書處的館員們有可能借助於分組借書、各類讀者統計等等來有區別地為讀者服務，那麼，現在實行開架借閱之後，從前那些個別對待讀者工作的形式就難於通用了。

要知道，現在輔導員的身邊並沒有讀者記錄卡，而這種記錄卡是能夠提示館員：讀者愛好的是什麼，他過去讀了什麼，首先應該向他推薦什麼書，等等。

固然，根據讀者記錄卡來分析閱讀情況，仍然是研究讀者愛好的有效形式。根據這種研究，圖書館員就象過去那樣，仍能對以後推薦圖書作出恰當的結論。但是，當讀者在書架旁邊選書時，他們的記錄都留在值班館員的桌子上，因而輔導員在書架旁邊同讀者談話時，就不可能依靠記錄卡上關於閱讀情況的記載，並且在推薦圖書時來利用這些記載了。

顯而易見，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如何使輔導閱讀和讀者自己選書正確地結合起來。查戈爾斯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對這個問題暫時還沒有想出什麼一定的解決辦法。

圖書館對借書處的工作還組織得不够精確。借書處每天開放八小時。上半天由一個館員（借書處總共三個館員）負責借書還書和幫助選擇新書的工作。下半年，當讀者人數增加時，借書處有兩個館員負責上述工作。但一到晚上，值班館員的桌旁又排成了隊，而且每個讀者都不得不排兩次隊——一次還書，一次借書。當然，這就浪費了讀者許多時間。

讓讀者們親自將所要借的圖書記在記錄卡上，或者把這一登記手續委託給輔導員來辦（讀者在還書時，從館員那里取回自己的記錄卡，轉交給輔導員），這些辦法也許要恰當些。這就使得輔導館員有可能了解記錄卡上所記的內容，並在推薦圖書時

考慮到這些記載。

自1958年8月起，查戈爾斯克圖書館由於實行開架借閱而設置了專門的讀者意見簿。簿上已經記載有很多意見，這些意見使我們有可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自己選書給讀者帶來很多方便。不同年齡和不同職業的讀者們都寫下了意見，其中大多數讀者都是熱誠地歡迎圖書館的這項創舉的。

有個讀者寫道：“自1957年起，我就開始自己選書了。按照專業來說，我是個電氣工人。從我開始自己選書那個時候起，我已讀了大量的技術書籍和文學書籍。我覺得自己選書很容易，也很有趣。”

另一個讀者寫道：“因為有些看來很合心意的書名常常不符合其內容，所以在選書時我總要大致了解一下它的內容。儘管如此，到時候給我拿出來放在出納台上的只不過是幾本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經過選擇的圖書，而我後面其他讀者又在等候着，這的確是件為難的事情。實行開架借閱以後，我現在可以迅速而且舒適地挑選心裡想要的圖書了。”

這裡還有一個女讀者的意見：“有一天，我請求館員為我挑選一些有關交流電整流器的材料。圖書館員只不過給我推薦了一本包爾諾沃洛科夫的著作“由交流電網供給收音機用電適用的整流器”並且聲明圖書館再沒有關於這一問題的圖書了。圖書館實行開架借閱後不多幾天，我自己卻找到了許多有關這一問題的書籍。只是在仔細了解“電工學”類中的許多圖書的內容之後，我才找到了這些材料。”

除了贊同的意見之外，有時也遇到一些不置可否的，甚至是表示懷疑的意見，但是後者畢竟是很少的。例如，一個女讀者醫生，她就懷疑不應該讓水平不高的讀者也自己去選擇圖書，並且認為自己選書的權利只應賦予水平很高的讀者。

查戈爾斯克圖書館實行開架借閱工作的成果，駁倒了諸如此類的見解。

開架借閱並非圖書館員追求形式上革新的一種臆造，而是我們讀者文化水平巨大增長的必然結果。

誠然，讀者離開圖書館時不盡都是滿意的，在架上還時常可以碰到不當供應的圖書，但這是很自然的：圖書館在新的情況下還沒有足夠的工作經驗，而讀者們也沒有相當的習慣，這些習慣是在圖書館中自己選書時所要具備的。

誰觀察過自己選書的讀者們的行動，誰就會相信，他們選讀的圖書範圍是多麼的廣泛，他們對保持架上圖書的順序是多麼的負責，他們又是多麼感謝那些把圖書財產信託給自己的圖書館員們。（武寧生譯）